

秋瑾评传

中国近代人物
评传丛书

郑云山 陈德禾

秋瑾评传

郭云山 陈德永

内 容 提 要

秋瑾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妇女解放运动先驱者，杰出的革命女诗人。本书以秋瑾主要经历为基本线索，对她成长的时代与环境，她在妇女解放方面的深刻思想与卓越活动，在诗词创作上的特色与成就，在政治思想上的光彩与局限，特别是她在民主革命中的一系列活动及最后的壮烈殉难，均有专章评述；对秋瑾生平的许多史实，还作了详细辨析，澄清了一些多年来有争议的问题。

中国近代人物评传丛书

秋 瑾 评 传

郑云山 陈德禾

责任编辑 笑峰

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8.25字数163千字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统一书号11356·17 定价1.25元

《秋瑾评传》序

秋瑾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富有开创性格的杰出女性。

在她之前，天地会、太平天国只有苏三娘、洪宣娇那样的著名女流；掀起维新运动的公车上书一千三百余人中还不曾有妇女；即使整个维新运动中，也只有象李闰支持丈夫谭嗣同维新那样的女子。她们都没有脱离水浒型或正统型的巾帼形象。只有到了二十世纪初年，民主思潮在中国勃兴，妇女渐有冲破封建牢笼的机会，才出现了秋瑾这样的妇女。秋瑾的名字是和一个伟大的时代共存的。

她是中国民主革命领先的女革命家。在义和团运动后的家愁国恨中，她受到爱国民主思想的诱发，开始觉醒起来，很快变为行动，走向社会，为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而奋斗。更为难得的是：她以一个书香门第的贵妇人，居然深入社会基层，广泛联络浙江各个山头的会党势力，与他们结为革命同志，无所畏惧地

发动武装起义，最后实践了鲁迅悬誓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牺牲精神，作为自我道德的完成。

她是中国妇女解放的旗帜。妇女解放的思想和活动在中国早就有了，那大都是男人们的声音。以妇女谋求妇女自身的解放，却是秋瑾勇敢地冲出家庭首先肩负起来的旗帜。她除了全面控诉广大妇女的悲惨境遇，深刻揭示妇女受压迫的原因，蔑视和痛斥封建纲常恶习，号召妇女自立外，还组织妇女团体，倡议成立全国妇人协会，引导妇女到社会上去，承担工作，参加革命，把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结合起来。在这些方面，她都身体力行。严格地说，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到秋瑾才具有实际的意义。

她又是一个女诗人。诗在秋瑾的有限生命中是其忠实伴侣，少女时的秋瑾即以赏花怀友为题发抒闺情，涉世后一发而为忧时感事之作，为挽救祖国沉沦而呐喊，为解放妇女而咏叹，既有豪放的胸怀，也有哀伤的泪花，窥其风格，颇得力于杜诗、陆诗。集中的《黄海舟中感怀》等七律尤为显著。她的诗作多散佚，但现存作品仍能反映出她风前月下，车尘马迹，无不有诗，诗中也无不倾诉着中华儿女的激烈情怀。

秋瑾对女子教育、青年体育也有所建白。为了传播知识和感染下层社会，她还提倡白话文、普通话和

演说，写了说唱体的《精卫石》弹词，诗中也常有“北上联军八国众，把我江山又赠送。白鬼西来做警钟，汉人惊破奴才梦”这样通畅明快的句子。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潮音。

所有这些，汇合为一个名字——秋瑾，正是时代、环境、经历、教育和个人禀赋的熔铸。

因此，自秋瑾牺牲七十余年来，中国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巨大变革，而秋瑾这个名字却在变革中常新，一直为人们追念、歌颂、学习。仅近几年间，论述她的生平事迹及其思想著作的文章，见之于报刊者在百篇以上，传记和年谱亦近二十种，还有电影剧本。其中郑云山同志写的，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丛书”之一的《秋瑾》，获得了一九八四年全国爱国主义通俗历史读物优秀奖。作者和读者对历史人物倾注这样大的热情是罕见的。今郑云山、陈德禾同志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又撰著了这本《秋瑾评传》。

这本评传，作者以秋瑾同乡后辈学人的身份，怀着对传主的极大崇敬，对英雄人物的热爱，辛勤地查明和收集了包括口碑资料在内的有关文物和文字资料，对秋瑾的事迹和遗文都有所发掘，是已有的秋瑾传记中最详备的一种。而有关秋瑾生年、赴湘向王家诱款、大通学堂被围时有否开枪拒捕等，在时间上或情节上历

来都有异说，作者均一一考订，在附注中作了切实交待，大大地增加了历史的真实感。无疑，这是研究秋瑾、研究二十世纪初叶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好书。

另外，秋瑾的《精卫石》中有一段话应该怎样理解，有必要在这里说一说。这段话是：

“人生原是最灵物，土木何能有性灵？终日礼拜何益处？反因此潦倒困终身！神仙鬼佛诸般说，尽是谣言哄弄人。骗得那愚夫愚妇来相信，借端便可骗金银。试问你遭逢水火刀兵事，几曾见有个神仙佛救人？昔年什么红灯照，圣母原来妓扮成。什么师兄什么法，反被那洋人杀得没头奔。虚言造语都为假，却不道朝内糊涂信了真。

闹成大祸难收拾，外洋的八国联军进北京，只杀得血流遍地尸堆积，最多是小足伶仃妇女们。”

一般把这看作是对义和团的诬蔑。我以为这不算诬蔑。因为义和团是有浓厚的迷信陋习，这些迷信陋习，在那时的中国社会有其普遍性，只是更突出地反映于义和团的活动。资产阶级革命派对群众斗争的威力尚缺乏应有的认识，他们联络会党主要着眼于武装准备，并没有看到群众起来后的巨大作用，所以对义和团较多地注视其落后面；同时，他们仇恨帝国主义，却不认识帝国主义侵略的必然性。但这只是一个方面。还

有另外不应该忽视的一个方面，那就是秋瑾这些人已从新的无神论观点去批判迷信的有神论了，看到了群众自发斗争中的愚昧性，应该说是革命派在思想认识上散发出的火花。

陈天华且已先在《猛回头》中说了类似的话。他说：“这义和团心思是很好的，却有几件大大的不好处。不操切实本领，靠着那邪术。这邪术乃是小说中一段假故事，哪里靠得住！……”这样的认识，意味着民族在觉醒，比太平天国以上帝教的一神教反对神仙鬼佛的多神教显然是一个大进步，已从有神论跨进了无神论。

今年，一九八五年十一月是秋瑾诞生一百一十周年，这本评传的出版，将是对她的最好纪念。

陈旭麓

一九八五年一月于沪滨

目 录

第一章 家世、时代和环境

- (一) 仕宦之家…………… (3)
- (二) “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 (14)
- (三) “知己不逢归俗子”…………… (19)
- (四) 风云际会在京华…………… (23)

第二章 东瀛留学界的骄子

- (一) “钗环典质浮沧海”…………… (33)
- (二) 留学生涯…………… (38)
- (三) 成了革命党人…………… (44)
- (四) 反对“取缔规则”…………… (51)

第三章 妇女解放的先驱者

- (一) “革命当自家庭始”…………… (60)
- (二) 写尽女子惨世界…………… (70)
- (三) 号召妇女求学艺…………… (77)
- (四) “恢复江山劳素手”…………… (85)

第四章 一代革命女诗人

- (一) “留得琳琅千万句”…………… (92)
- (二) “好吟词赋作书痴”…………… (105)

(三) “为国牺牲敢惜身”	(111)
(四) 高超的艺术水准	(115)
第五章 武装起义的组织者	
(一) 督办大通学堂	(122)
(二) 联会党, 结新军	(132)
(三) 光复军协领	(140)
第六章 政治思想的光彩与局限	
(一) “最热心爱国爱同胞的人”	(146)
(二) 倡做真革命, 鄙夷假革命	(155)
(三) 白璧中的瑕疵	(160)
第七章 牺牲尽责, 虽死犹生	
(一) 起义受挫	(170)
(二) “秋雨秋风愁煞人”	(178)
(三) “虽死犹生, 牺牲尽我责任”	(183)
附录 秋瑾年表	(192)
秋瑾灵柩墓葬历经九迁	(253)

在浙江省绍兴市城内繁华的解放路轩亭口，竖立着一块高达七米以上的方形三级石碑，上面镌刻着七个苍劲有力的大字：秋瑾烈士纪念碑。人们经过这里，常站在碑前凭吊，重温历史，追忆那慷慨悲壮的往事，对碑主秋瑾烈士油然而生无比的崇敬之情。

那已是七十多年前的事了。一九〇七年七月十五日，即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朝清朝的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六，凌晨三时，东方即将破晓，黑暗笼罩下的江南古城绍兴一片沉寂。突然，从城西山阴县典史署（当年清政府山阴县监狱所在地，今绍兴市偏门直街35号）方向，出现一帮荷枪实弹的清军，在灯笼火把的照引下，簇拥着一位年轻的女囚犯，向东走来。这位年轻的女囚犯就是秋瑾。人们看到：她身着白色汗衫，外套黑色生纱绸衫裤，脚穿西式皮鞋，双脚带着铁镣，两手被反绑，步履维艰但昂首挺胸地缓缓向前。她知道自己正在走向刑场，立即就要与时刻魂牵梦系的祖国，与亲爱的父老姊妹，与日夕相处的战友们永别了。她早已把一己的安危生死置于度外，死对于她来说

没有什么可怕的；只是屡遭折磨的祖国，灾难深重的民族，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历尽艰辛筹组的光复军起义则尚未正式发动，现在她就要永离人间，再也不能为救国救民，推翻可恶的清朝统治贡献自己的力量了，这不能不令她心痛似绞。她表情严峻、神态安详，沉着地走到了清政府当年杀强盗、今日作为杀害秋瑾的刑场轩亭口，最后一次深情地向周围的人群，向熟悉的景物举目环视一周，然后从容地闭上了双眼。掌刑的刽子手走上前去，手中的屠刀举起又落下。秋瑾的热血立即喷洒在这块英雄辈出的土地上。她用自己鲜红的热血，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写下了最壮烈的、最可歌可泣的一页。

秋瑾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清政府为什么要杀害她？人们为什么至今仍然深深怀念和崇敬她？

让我们从头说起吧！

第一章 家世、时代和环境

秋瑾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杰出的革命家，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伟大的爱国者。而她成长为这样的英雄人物，是有着特定的条件的。这些特定的条件包括其家庭和自幼所受的教育，影响，时代的召唤，环境的熏陶，等等。

（一）仕宦之家

秋瑾原名秋闺瑾，小名玉姑，字璇卿。以后又自取鉴湖女侠、旦吾、竞雄、汉侠女儿等作为字号。她是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今绍兴县）人。祖籍在离县城十二、三公里的福全山（又名覆船山）下，今属绍兴县福全乡。先世以耕读为生，至其高祖秋学礼始为官，任浙江秀水（今嘉兴）教谕；其曾祖秋家丞历任江苏华亭（今松江）、青浦、上海、南汇等县知县和邳州知州；其祖父秋嘉禾，字露轩，同治壬戌（一八六二年）补行科，并辛酉恩科（一八六一年）举人^①，历任福建厦门

^① 秋宗章：《秋瑾与六月霜》，《人间世》，第三十三期。

海防厅同知和云霄同知等官职；其父秋寿南，字益三，号星侯，一八五〇年九月（道光三十年八月）生，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年）中浙江乡试第八十二名举人^①，以后历任福建、台湾、湖南等地的地方官。秋瑾的母亲姓单，一八四五年（道光二十五年）出生于浙江萧山县城一个望族之家，其父单良瀚曾为安徽候补知县^②。单氏生有一子二女，即长子秋誉章、长女秋瑾、次女秋理。誉章字徕绩，生于一八七三年，曾任职北京西城路工局，并担任过当时浙江革命势力的大本营——大通学堂的史地教员，秋瑾殉难后两年，他于一九〇九年病亡。秋理生于一八七八年四月三日（农历三月初一）^③，后嫁游宦湖南的杭州人王尧阶为妻，卒于一九四三年。

一八七五年十一月八日（光绪元年十月十一日）^④，秋瑾诞生在福建省闽县^⑤。当时她的父母和祖父，都在福建。

秋瑾的上代，从其高祖到其父亲，虽然世代为官，但是，他们都具有在当时官场上十分难得的品格，即：耿介不阿，廉洁自好。

秋嘉禾曾两度出任福建云霄同知（光绪四年八月到七年四月，十五年五月到十六年八月），民间传颂他“任内省讼简政，治绩卓然”，被乡民们亲昵地称作“秋老大”。光绪六年，当地曾为他竖立了一块“功德碑”，而在他次年离任

① 《浙江乡试年齿录》（藏浙江图书馆）。

② 同上，并见《革命先烈传记·秋瑾传》，第209页。

③ 王慰慈：《关于秋瑾的确切生年》，《解放日报》1981年5月14日。

④ 关于秋瑾的生年，历来说法不一，一种是陶成章《浙案纪略》、冯自

由《革命逸史》、王时泽《回忆秋瑾》、吴芝瑛《秋女士传》等都说秋瑾1907年殉难时三十一岁，照此推算，秋瑾生年为1877年，即光绪三年。日本人服部繁子在1904年2月，当面从秋瑾那儿了解到她那年二十七岁，照我国虚令记算，这年秋瑾二十八岁，与陶、冯、王、吴等人的记述相符。另一种是徐自华《鉴湖女侠秋君墓表》说秋瑾殉难之年三十三岁，照此推算生年应为1875年。秋瑾的同父异母弟秋宗章则在《六六私乘》、《秋瑾与六月霜》、《秋女侠史实考证》等文章中，一再申述秋瑾出生于光绪元年即1875年，而且还明确记述其生日为农历十月十一日。

以上两种说法，照理来说，都该是具有权威性的。因为就主张前一说的人来看，陶成章是同盟会和光复会著名活动家，秋瑾的革命战友和同乡，是他在1905年把秋瑾介绍给蔡元培、徐锡麟，并由后者介绍她加入光复会的；加以陶本人亦出生于光绪三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二日，公历则为1878年的1月），他对于秋瑾的年龄是应该了解而不致记错的。冯自由是同盟会会员，1904年他在日本横滨组织秘密团体“三合会”，当时在东京留学的秋瑾专程前往加入；1905年又是他介绍秋瑾加入同盟会的。王时泽是秋瑾留日同学，1904年一道去横滨加入“三合会”，1905年其母又曾与秋瑾同在日本，住于同一宿舍，王本人与秋瑾过从甚密，秋瑾视之为弟弟，他对秋瑾的年龄也应当了解而不致错记，他还特地强调秋瑾“比我大九岁”；他生于1886年，亦即秋瑾应为1877年出生。吴芝瑛1903—1904年与秋瑾在北京接触很多，1904年农历正月，二人结为盟姊妹，而旧社会在“义结芝兰”时须互知对方的生庚，吴芝瑛对秋瑾的年龄当然也不会不知道或者弄错的。可见，陶、冯、王、吴等人关于秋瑾的年龄应是据自秋瑾本人所说，并且他们都是秋瑾的莫逆之交，而熟知其家世与生活的。

就主张后一说的人来看，徐自华是秋瑾1906年上半年在湖州浔溪女校执教时结识的女友，两人感情极深，她1908年1月为秋瑾营墓于杭州西湖时，撰写了《鉴湖女侠秋君墓表》。这之前还亲赴绍兴，她在撰写墓表之前和撰写过程中，同秋氏族人处在一起，其所记秋瑾年龄，即使不是据自本人之确知，肯定总是来自向秋氏族人的调查。秋宗章作为秋瑾的弟弟，尽管秋瑾殉难时他还只十二岁，但当时他们一家都

在绍兴，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对于自己姊姊几岁，生肖属啥，是不大可能不知道的；更重要的是，当时秋瑾的同胞哥哥秋誉章还健在，秋誉章的妻子张淳芝直到1955年才去世，虽然她本人是直到出嫁来秋家之后才认识秋瑾，但她婚后无疑会从自己的丈夫和别的亲属（包括秋瑾的母亲）处了解到秋瑾的年龄的，因此她以后必能为秋宗章提供秋瑾的年龄和其他情况。何况秋宗章还可以从秋氏的家谱中了解到秋瑾的年龄；秋家直到1963年前还将家谱保存在家（见《文汇报》1981年10月6日《秋瑾烈士究竟生于何年？》）。凡此皆说明秋宗章对秋瑾的年龄应知之甚确，他的说法也应是权威性的。

正因为两种说法看来都有很大权威性，所以对于秋瑾的生年一直难以有个统一的说法。比较上述两说，前者，即1877年说看来更加可信，我（本书笔者之一郑云山）在1979年撰《秋瑾生年辨》和1980年发表的《秋瑾史事散论》中，也均主张以1877年说更为可信。

《历史研究》1979年十二期上，公布了一直被收藏在浙江省博物馆的秋瑾1904年农历正月写给吴芝瑛的兰谱，在这个兰谱上，秋瑾自己写道：“秋闺瑾，字璇卿，号旦吾，浙江山阴县民籍。年二十八岁，十月十一卯时生。”这是秋瑾自己写的：1904年她“年二十八岁”！这就表明陶、冯、王、吴等关于秋瑾1907年三十一岁的说法，确应来自秋瑾本人。至此，似乎完全可以肯定秋瑾确生于1877年了。

可是，我经过反复思考，感到新的问题却又来了：秋瑾在这个自己所写的兰谱中，明白写道自己的生日是农历“十月十一卯时生”，这个出生的月、日，却同秋宗章一再申述的完全符合。这就使人们不禁要问：秋宗章既然确切地掌握了秋瑾的生月、生日，怎么竟会不知道或者几十年来一贯弄错了秋瑾的生年呢？知某一亲友、同志的年纪而不详其生月、生日的事，恐怕我们谁都有体会；而相反地，知某一亲友的生月、生日，却不知其年纪者，如果不是绝不可能，也至少是绝无仅有的，何况象秋宗章这样穷几十年之力广蒐秋瑾的史实，又有家谱可查，有对秋瑾事实很了解的嫂嫂可提供材料，竟然还会在确知了秋瑾的生月、生日之后却弄错了秋瑾的出生之年，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理解的。因此，这个兰谱的公布，看似证明了1877年说之可信，实际上经深入思考，反而更证明了秋宗章几十年来反复申述的秋瑾生

于光绪元年（1875年）农历十月十一日之说的可信。

在那以后，1981年5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王慰慈《关于秋瑾的确切生年》一文。王女士是秋瑾胞妹秋理的亲生女儿，她提供了秋瑾出生于1878年阴历三月初一日。王女士对于自己亲娘的出生年、月、日总不至于弄错。既然秋瑾生于1878年农历三月初一，则秋瑾就绝对不可能生于1877年农历十月十一日，这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是一条反证秋宗章之说正确的有力根据。

还有一点亦不应忽视：徐自华1908年初写的那个秋瑾墓表，写成之后由吴芝瑛书写，石印成册。墓表上说秋瑾殉难时三十三岁，这同吴芝瑛所知、并由她在秋瑾殉难后不到十天所写的《秋女士传》中说的秋瑾当时三十一岁，明显地不同。吴芝瑛不至于会没有发现这个不同，但却仍照徐自华的撰稿书写而未予改正，这也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她们俩是否商量过？是如何取得一致的？由于至今未见材料，难以臆断，但吴芝瑛最终同意徐自华之说，当是不为无因的。

既然陶、冯、王、吴等之说和秋瑾自填的兰谱，都说明秋瑾生于1877年，而秋宗章、徐自华的记述又不可能会错。每个人只有一个生日，这个矛盾又如何解释呢？

我认为这个矛盾是由秋瑾本人造成的。这就是：她确实生于1875年，但大约从1903年居京开始，在同女友们的交往中，以及在以后，她一直少报了二岁年纪。秋宗章从家族方面掌握的是秋瑾的实际年纪，陶、冯、王、吴等则是从秋瑾自己方面了解的已经报小了二岁的年纪，于是才出现上述矛盾。根据这报小了二岁的年纪，秋瑾在出国留日前后再折算成实龄，于是1924年她便自称二十七岁，其《泛东海歌》当作于这年6月赴日之际，内称：“愧我年廿七，于世尚无补”，云云。到日本以后，在留学生会馆的《同学姓名调查录》中，她也填那年为二十七岁。

秋瑾为什么要少报二岁年纪，因材料不足，我们姑勿妄议；但不论出于什么动机，都丝毫无损于她作为一位民主革命家、爱国主义者的伟大形象。

- ⑤ 据秋灿灿《秋瑾革命传》（台北三民书局1978年12月版）和秋瑾嫂嫂张淳芝提供（见《解放日报》1981年10月6日晨杂文）。